



碧波荡漾的婺江之畔,悠久历史的通济桥南,26 年前,一座新建的清风楼跨越至少 176 年,与世人重见。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,这座楼的前世在东阳江北岸的古城墙之上,关于它的初建年代,清代撰写金华县志的人还在书里惹了起来。

清风楼究竟始建于哪个朝代?

事情要从《光绪金华县志》与《道光金华县志》的分歧开始说起。

关于清风楼的始建年代与始建者,道光志之前的方志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在元代时,由一个名叫“冯抗”的指挥修的。这个冯抗有时又写作冯伉。由于金华在北宋时本来就有个名叫冯伉的知州,所以道光志认为,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同一个人,便认为此楼的始建年代应该在宋代。它之前的府志、县志、浙江通志三级志书都错了。

光绪志对此大为不满,它来了个否定之否定,认为前面的志书之所以称“元指挥冯抗”(或冯伉)绝不会毫无道理的,道光志轻易否定,非常不妥。“安知元时无与宋人同姓名者,乃诋诸志误耶?”语气甚至都有点光火。

看来,问题的关键应该就在于冯伉的名字。他到底是提手旁的“抗”,还是单人旁的“伉”?

笔者查了相关的志书,发现事情还挺复杂,今存最早持“元指挥”观点的《万历金华府志》,写的是“冯抗”,稍后的《万历金华县志》与《顺治金华县志》中也是如此,与宋知州冯伉,明显应为两人。

但到了《康熙金华府志》与《康熙浙江通志》中,他却被写成了“冯伉”,和宋知州同名。尽管他的头衔仍然是“元指挥”。不知当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,是单纯为“手民之误”,还是另有所本?

随后雍正时期的《敕修浙江通志》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。它挺矛盾的,既在正文里写了“元冯伉建”,又在注文里称“考伉以宋淳化五年守金华,此楼当与八咏并建,盖郡志之误也”,把两种观点都罗列在了里面,开启了“互怼”的序幕。

此后,尽管康熙年间的金华知县赵泰性编金华县志时曾经作过一次反正,但《道光金华县志》还是来了一个彻底否定,认为清风楼最早应该就是由宋知州冯伉在北宋年间修建的!你们都错了。一时聚讼纷纭。

那么,我们应当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呢?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。

从道光志的角度看,冯抗即为冯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根据《广雅疏证》等古代文字学专著,“亢、伉、抗”三个字其实在古人那里是“互通”的,可以借用。另外,宋知州“冯伉”的姓名昭昭著在郡史,甚至连今藏侍王府的北宋“州官题名碑”中都有,而元指挥“冯抗”之名却仅见于此处,别无旁证,不由不使人心生疑窦。所以,它的否定也不是空穴来风。

而在光绪志看来,冯伉为元指挥之名,在之前的府县二级方志中就已经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,根本无须再考。目前我们可以追溯到描写清风楼的最早文献,即由本地从前著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王祹写的《清风楼记》,也是在元末明初时才出现的。在此之前,无论是官修的还是私修的各种方志与地理图志,还未发现有人提到过它的身影,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是在宋代盖的。也很有道理。

相信聪明的读者在阅读与比较双方的观点后,自有判断。

为了这座金华名楼 古人在地方志里吵翻了

金华传媒记者 潘慧 高旭彬



1999 年 6 月建成开放的新清风楼 楼翼阳/摄

古诗中的清风楼

历代多个版本的金华地方志都记有清风楼的得名由来,是唐代诗人严维那首《送人入金华》。“明月双溪水,清风八咏楼”,细读起来,这第一句里不光提有清风,还藏着金华城历史上另外三座楼的名字:明月楼、双溪楼、八咏楼。

《清风楼记》记载“郡城之南有楼曰八咏,其东故有明月楼,又东而为清风楼,争雄竞胜,而溪山之概,揽括无遗矣”,王祹把清风楼与八咏楼、明月楼并列,说三楼争雄竞胜,可观府城溪山之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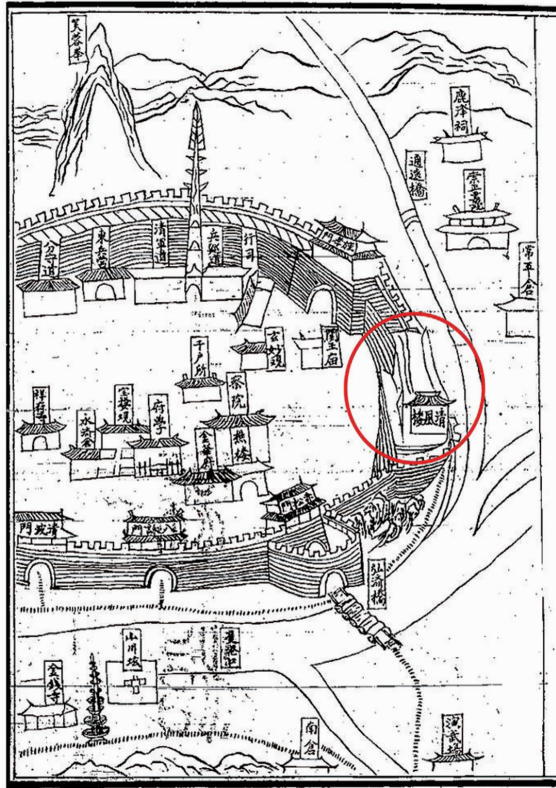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,在《万历金华府志》《万历金华县志》《顺治金华县志》《康熙金华府志》《光绪金华县志》等多部地方志中,都留下了古人为清风楼写的诗句。明代赵宽曾任浙江提学副使,一句“水上浮梁虹起伏,天边孤屿玉平分”描写了俯瞰江面的风光;王敏文的“光涵宇宙千年眼,清满江城十丈台”则营造出澄澈辽远的意境。

从小在东郊村(现为婺城区城东街道东郊村合作社)长大、今年 71 岁的曹金林告诉笔者,靠近清风龙头这一带的土地原为他们村上所有,在如今的清风龙头东面、清风公园最西的位置,原本有一条宽宽的河道,那应该就是城壕的残留。当年,他们村的村民还曾经在里面种过茭白。造公园时,这条壕沟被填平了,整体的地基被抬高了不少,使得清风龙头的城墙看起来没有过去那么高大、巍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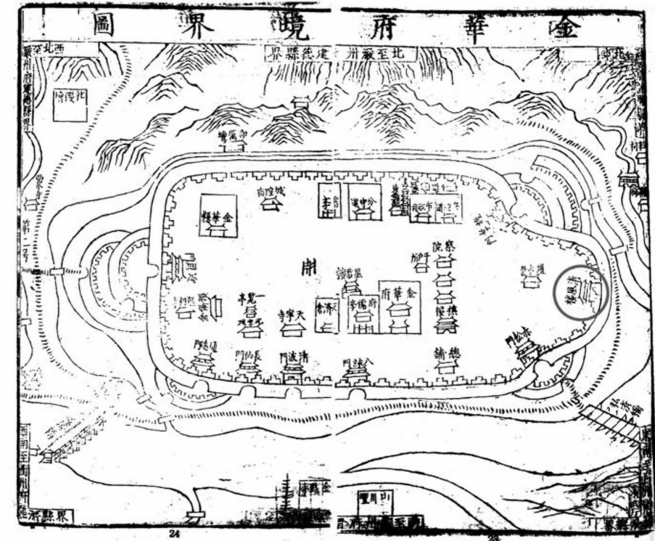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如今还有一个“城河里”的地名遗留,它应该就是当年这条护城河的里面,处于城墙根的位置。这一带总体地势较低,旧时遇到洪水,总是一片汪洋。有此护城河的存在,确保当年老城东部安全无虞。

时代变迁抚平了“龙头”,只留清风吹拂在东阳江畔。编纂于 1823 年的《道光金华县志》中就已记载清风楼“今并废”了。

1999 年 6 月,新的清风楼在位于三江交汇的黄宾虹公园内建成开放,依旧是临江而立,只不过换了一个朝向而已。2000 年的第一天,不少金华人登上清风楼的台阶,沐浴了新千年的阳光。



《万历金华县志》中的清风楼



《万历金华府志》中的清风楼

清风楼旧址在哪里?

清风楼建在哪里?在历代方志的记载中,它有时表述为在“旌孝门东城上”,有时表述为在“石碛岩城上”或“石碛头城上”,但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,参照物有所不同而已。清风楼就在从前的金华老城墙东南赤松门与正东旌孝门中段位置,一个如今叫作“清风龙头”的地方。从高空卫星图上看,那里正处在金华老城最东南的拐角处,如今尽管表面的建筑物有变化,但依照当初的格局,这里的尖角形状还是很明显。它正对着东阳江,从前金华人口中的大溪。

对此,王祹在《清风楼记》有过具体描述:“城东南隅,冈之旁出者,其石角立,势若与溪斗。城据其上,形亦随以旁出,直城之隙,上构重屋,今所谓清风楼也。”明白无误。

实际上,“清风龙头”应该就是“清风楼头”,那是该楼废弃以后本地居民对它的讹称。我们不止一次、两次在民国旧图中看到对它的标识,写的就是“清风楼头”,而不是“龙头”。不过,称“龙头”也无所谓,因为这里的地势确实有如一条猛龙自城中下探,俯首在溪中饮水的感觉。不知传统风水堪舆理论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,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吧?

清风楼的体量,王祹也有提及,“其崇五十尺,为楹间者五”。按明代的尺度,一尺约为 0.32 米,50 尺就有 16 米,这是它的高度,再加上相应的五个开间宽度,在普遍按照人体本身为比例与尺度的古人来看,已经足够庄严、巍峨了。它雄踞在金华老城的城墙上,远远望去非常突出、醒目,理所当然地成了明清时代金华老城的重要地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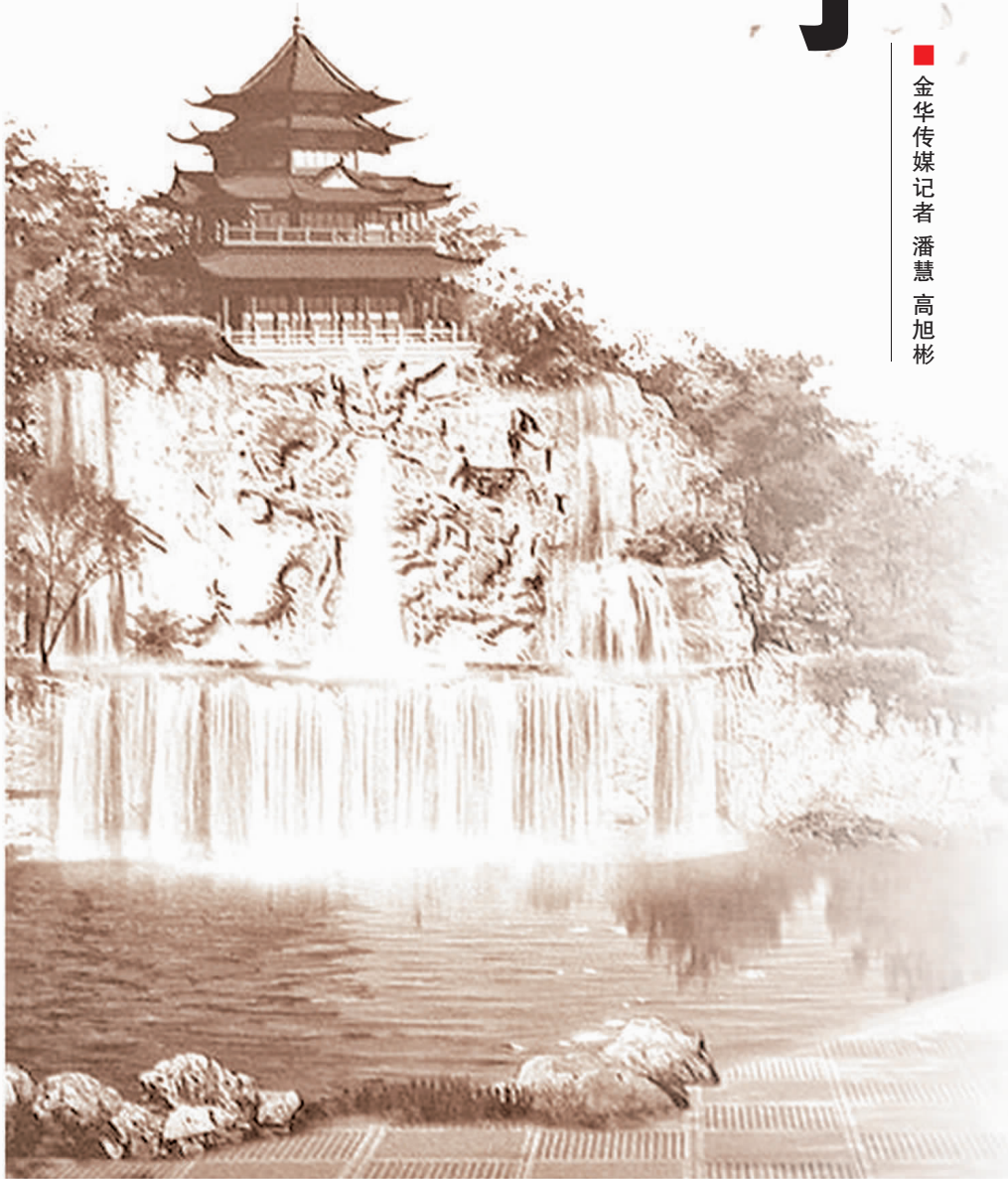
它的外形在《万历金华府志》与《万历金华县志》的图谱部分,有简单与生动的描写,虽未必尽似,但可以使人展开依稀仿佛的联想。

在漫长的岁月中,清风楼曾经屡毁屡建。《光绪金华县志》记载得最为详细:“洪武间指挥徐某重建,弘治间同知薛敬之重建,正德间同知张齐修,万历间知府张守约又修,后废。”王祹的《清风楼记》,其实就作于洪武年间徐某重修之后。如今,那里还会有遗迹可供追寻吗?

近日,笔者特地前往清风龙头探寻了一番,这一带如今还有清风巷、清风公园等地名残留。从清风巷走到底,巷尾的房子已挡去了视线,沿着小路穿到清风公园,抬头可见草坪上一处还残存的旧城墙。斑驳的石壁上爬满了青苔和绿植,坡上还种着一些搭着竹架的四季豆、黄瓜。在公园里散步的附近居民杜老伯 83 岁了,他告诉笔者,这一带从前又总称“高山头”。

从金华日报电子资料库查阅得知,高山头一带经历过许多风云变幻,从第五监狱到英士大学工学院,再到建立金华第一个自来水厂,后又建起军队干休所……2003 年 6 月 22 日的《金华日报》上曾刊登一张“将在清风龙头原址重建清风楼(阁)”的效果图,图中清风楼(阁)在最高处,利用地形高差欲造龙头吐水之景。又过了十多年,位于高山头靠西一带的新万佛塔于 2019 年对外开放,成为金华新的地标建筑。与热闹的东市街相比,高山头靠东南的这一“龙头”依旧像是个被遗忘的角落。

登上“龙头”位置,正中一栋楼是还在照常生产的一家私人服装厂,靠近地图凸起的尖角位置是两栋六层高的楼;靠北一栋的爬山虎从楼底长到了楼顶,看起来已荒废多年;靠江一栋,地图显示为县服宿舍。笔者敲开了一楼东侧住户的门。住在这里 30 多年的金先生介绍,他原来为此地所在的一家单位的员工,上世纪 90 年代初目睹了这里沧桑变幻的过程,在他们这栋家属楼的始建过程中,没有看到过更早之前关于清风楼的任何痕迹。



2003 年的清风楼(阁)效果图